

的动静,我看到赵家豪在他的耳边说着什么,还不时地看看我。我知道,如果纪续刚才没有认出我来,那么现在,赵家豪已经把我是谁一五一十地介绍给他了。

“啪啪,”纪续刚听完,看着我眼睛里发出了奇异的光,点点头阴毒地笑了。他快速地拍了两下手,“你们回来回来。都回去,怎么能对客人这么没礼貌呢?嗯?刀疤,你怎么回事?回去。”他语调轻松,语速很快。

听到他的话,几个人轻蔑地看了我一眼,让开了纪少看着我们的视线通道,慢慢地回到了座位旁,抱着肩膀站在那里,估计是心说,小子,有你好看的了。

而一直和我对视着的那个刀疤脸则心不甘情不愿地狠狠瞪了我一眼,嘟囔了一句,“你有两下子啊,你等着。”才转身回去。

这个包房比二楼的那些包房宽大了很多也豪华很多,软包墙壁,铺着厚地毯,大尺寸的壁挂式电视,天花板上还安装着电脑灯。可能是开了中央空调,室内很热。

我看清楚了,纪续刚一帮人共有七个,每个人的身边都有一个陪酒女郎,她们穿的衣服和方宁穿得一样。看来是这种比较高级的包房里陪酒女的统一服饰。这些女孩子显得有些害怕,从表情看得出,她们想离开,但谁也不敢开口说什么,只有呆呆地坐在那里。

我知道,纪续刚已经准备发难了。如果磨磨不动手,那么事情好办,但他这一酒瓶砸过,事情就复杂了。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这一刻,气氛压抑以极。

我转过头看了看磨磨和方宁。磨磨好像已经感觉到刚才自己太冲动了,此时已经扔掉了碎酒瓶,把方宁拉到了自己的身边,用心痛的目光看着她,“方宁,你为什么要来干这个?!”

“你们来这儿干什么啊?我的事儿不用你们管,求求你们快走吧!”方宁此时脸上的表情是恐惧又焦急的,就快要哭出来了。看看磨磨又

看看我,她不想被我们看到她现在的样子,同时,已经感觉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定对我们很不利,她的担心已经全部写在脸了。

“纪少,这是怎么了?”这时,刚才我在楼下遇到的那个叫大卫进了包房,扫了一眼我和磨磨又看了看地上的酒瓶碎片和坐在那里捂着头的那个男人,快步走到纪续刚的身边。这一定是刚才跟着我的那个服务生找他来的,他的身后还跟着两个黑衣大汉站在了门口,看他们那副冷峻的神态,估计是这里看场子的。

“大卫,来来来,你来的正好。”纪少向他招招手,招呼他到自己的身边。

“纪少……”

“大卫,你先别说话,”纪少盯着大卫,用手指轻点他,“让我来告诉你怎么回事。”看到大卫不说话了,他手指指向方宁,“你,对对,你,就是你,躲什么躲呀?叫什么来着?”从我进门,他的左臂就一直接着坐在他左侧的一个正浑身瑟瑟发抖的长得挺漂亮的女孩的肩上,“她叫什么?”转过回看着这个女孩,也许是为了提醒她回答,他用力抓了一下她的乳房。

“啊……她叫露……露露……”那个女孩颤抖地回答。

“对,露露。露露,我问你,你来这里是有人强迫你吗?嗯?”应该说纪续刚是一个看上去算英俊的年轻人,眉目清秀,但他的眼睛白多黑少,尤其是向上看的时候,眼球下面的眼白就会明显地露出来,给人一种很邪的感觉。

“……”方宁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和磨磨,并没有说话。这一瞬间,包房内一点声音也没有,静悄悄的。

“说话。”仍是纪续刚轻巧的声音。又静默了五秒钟,他像突然抽了风似的,一巴掌狠狠地拍在眼前的茶几上,大喊了一声:“说话!”

他怀里的那个女孩吓得激灵打颤,我感觉到身旁的方宁也浑身一抖。

拨通电话

看来这个老头名不虚传，真有够倔的，我在心里赞一声。“李老，她告诉我了，但是我还是带来了，原因有两个。”我神色如常，微笑着说道。

“是吗？哪两个，我倒想听听。”他不以为然。

“一是如果是普通的茶我就不会拿来给您了，听说这茶是在海拔1200米的茶园里生长的，产量不高。”说着话，我慢慢地打开了其中的一盒，露出了其中晶莹碧绿的茶叶，并一任茶的清香四下散开，“而且，这两盒铁观音是今年的新茶，这样的话，我怎么也得带来您尝尝新吧？”说着话我发现，李老的瞳孔放大了，明显地，他已经被这茶打动了。

像并不在意似的，他的身体向藤椅的靠背移了移，慢慢地说道：“那么二呢？”

我笑了，“二就是您的脾气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我也知道。只是您虽然不收别人的东西，但我不是别人，而是您的学生啊。”

“哈哈……”李老听完我的话，终于大笑了，用手点着我说：“一凡，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因为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有心人。”

“李老，能有您这样一位老师，是我的造化，前世修来的福气！我一定认真努力地学习，不会让您老失望的。”看着李老那双睿智的眼睛，我无比真诚地说。

“一凡，别这么说。你我是有缘人。那天在电视台看到你，我就觉得

我们会合得来的,有你这么一位好学生,也是我的福气啊。”李老听了我的话,微微点头,看着我微笑着说道。

长者。看着眼前这位年龄比我父亲的还大的老人,心中涌起一阵温暖。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表达我的心情,一时无话。这种感觉在见到叶董和世纪畅想原来的总经理陈起的时候也有。

“一凡呀,既然你带了这么好的茶来,那么我们泡来尝尝,我们边喝茶边聊……”李老的泡茶工夫在我看来不在叶董之下,喝茶的时候对这茶赞不绝口,说这茶是在海拔1200米的茶园里生长的,而且是在晴天的下午二点左右采摘的,同时制作也非常精良,确是铁观音中的上品。

“噢?为什么要在晴天的下午二点左右采摘呢?怎么能看得出这茶制作的精良与否呢?”我很好奇。

“因为只有这个时间段里,采摘的鲜叶质量才会最好、鲜嫩度适中。”李老一边品着茶,一边饶有兴趣地说道。

“知道吗一凡?如果要制作高档的铁观音,是有严格的采摘标准的。一般选三叶一芽,鲜嫩度适中、枝梗短小,含水量少的。而对我来说,挑选学生就像是在挑选可以制作好茶的茶叶。在一个季节里很少的几个晴天里,再挑选到符合这些条件的茶叶,到最后,能做成好茶的为数不多。”

“李老,我不就是您老在周六那个晴天的下午发现的吗?”

“哈哈,没错,希望你能成为我的得意门生。”李老被我的话哄得非常高兴,兴致盎然,又继续说道:“如果说选学生像选茶叶,那么做学问就像是做茶叶。做成我们现在喝的这种茶叶要经过晒青、静置、摇青、再静再摇、炒青、整形包揉、揉捻、焙火等多种工序才能完成,在哪个环节出了错或者偷工减料都会破坏了茶的品质,而做学问也是这样,只有反复研究和锤炼,抱着虔诚的态度去求索,才能够达到一定的高

她好像也愿意听我说这些。两个人谈笑着,推杯换盏,不知不觉中,一瓶凤城老窖已经见了底,我微醺,韩冰虹则是红潮在脸,似乎也已经喝多了。

“……一凡,我以前听人说,老天爷不会让一个人太不好,也不会让他太好,所谓的平衡。我以前不信,现在有点信了。”喝了口酒,在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韩冰虹看着手里的杯子轻声说道。

“此话怎讲啊?”我有点奇怪,眯着眼睛问。

“比如说我吧,”韩冰虹放下酒杯,双肘支在桌子上,眼神迷蒙地看着我,“2006年算是我的一个丰收年:赢得了爸妈的信任,工作也很有成绩,可是……”

“可是什么?”

“个人问题却不尽如人意……”

“……”我等她说下去。

“……最近有人向我求婚。”原来她是在为这件事烦恼。

“……噢,是林查理吧。”林查理向韩冰虹求婚在我的意料之中。应该说上次去林的别墅参加派对我就看出他对韩的意思了。

应该说以林的条件,是配得上韩冰虹的,算是门当户对。刹那间我的心里竟奇怪地泛起醋意,下意识里希望韩冰虹拒绝他,“你是怎么想的?答应他了吗?”

“……这次不是他。”韩冰虹摇了摇头。

“啊?……那是谁啊?”我马上鄙视自己的自作聪明。

“你见过。”

“我见过?”一头雾水。实在想不出我见过的人里还有谁会向她求婚。

“是的,上次和你一起做过节目,重兴集团的副总,纪续刚。”

“啊?!”大吃一惊,感觉瞬时间酒已经醒了,就差冷汗流下来,

“……冰虹，你不能嫁给他！”我都想不到自己脱口而出的这句话会这么大声。

“……任一凡，你好像没有权力管我的事儿吧。”听我这么说，韩冰虹有点不高兴了，皱了皱眉说道。

“……对不起冰虹，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对纪续刚这个人有一些了解，认为你们在一起不合适，你嫁给他只怕是不会幸福的。”我看着她，挑选着字眼诚恳地说道。

“噢？你了解他？那你说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的话立刻引起了韩冰虹的好奇。也难怪，毕竟我们谈论的是一个有可能成为她丈夫的男人。

“冰虹，你先告诉我答应他的求婚了吗？”

要说纪续刚向韩冰虹求婚虽然出乎我的意料，但却在情理之中。韩冰虹的父亲是高干，纪续刚的父亲是商界大亨，两个人又是老相识，所以，这种联姻顺理成章，也绝对应该是纪家孜孜以求的，就家世来讲，韩家也没有拒绝的理由。我担心的是，韩冰虹在不了解纪续刚的前提下，或者听从了父母的话，已经答应了他。纪续刚是一个非常善于伪装的人，而现在韩冰虹的身边对纪续刚有所了解的人，可能也只有我了。

“还没有，……虽然不讨厌，但我对他没有什么感觉。现在是我爸妈很认同这门婚事，弄得我很烦。”果然，韩冰虹的父母已经参与其中了。

“冰虹，你们交往到什么程度了？”

“……没到什么程度，自从那次做完节目之后，他一直在约我，我们一起吃了几次饭，出去玩了几次而已。”

“那你刚才说你爸妈认同这件婚事怎么说？”这些都是我现在急于知道的情况，知道了这些最起码我可以判断出韩冰虹嫁给纪续刚的机率有多大。

“任一凡，现在是在问你了解的纪续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怎